

牦牛岁月

高发元 主编
勒安旺堆 著

藏族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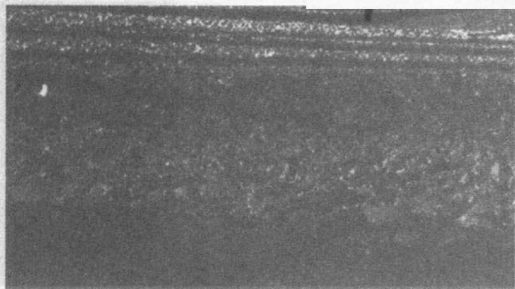
20 世纪中国
民族家庭实录

20 世纪中国 民族家庭实录

牦牛岁月 藏族

高发元 主编
勒安旺堆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牦牛岁月:藏族/勒安旺堆著. —昆明:云南
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2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高发元主编)
ISBN 7-222-03875-2

I. 牦... II. 勒... III. ①藏族—概况—中国
②藏族—家庭生活—迪庆藏族自治州—20 世纪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466 号

本书图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杨世光 杨蔚婷
装帧设计:鞠洪深
责任印制:洪中丽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书 名	牦牛岁月(藏族)
作 者	勒安旺堆 著
出 版 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发 行 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80 千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3875-2
定 价	560.00 元(共 56 册)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
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总 序

高发元

大约在 110 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角，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光辉的绝唱，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

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文化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或许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译的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结束了，新世纪已经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与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他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

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曾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 26 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 56 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 300 万字的《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而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



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出的发生在一个个民族家庭中真实的人和事，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了解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像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是历史、宗教还是对自然的认识，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谣、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

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魄，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而不是以“视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民间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

尔》、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佤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魄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记录，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这些丰厚的文化，珍贵的史实，将在《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从中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链条。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如果我们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

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的叙述，是完全从白种人的文化视角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



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就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岁月从香格里拉古城流出·····	1
祖父：从伙计到大土司·····	8
天上掉下一个金蛋 ·····	10
创业和取巧 ·····	16
尔禄尔寿，民脂民膏 ·····	19
是敌非敌 ·····	25
呼啸山林 ·····	48
老朽颠预 ·····	76
祖母和她的儿子们 ·····	80
马锅头父亲成了秘密共产党员 ·····	94
我的出生及顽童与学生岁月·····	113
放牧牦牛、养狗、打鱼的日子·····	128
在新天地里快意放飞·····	156



岁月从香格里拉古城流出

在这样一个平常的高原的夜晚，我想讲述一段岁月。这是雪山的岁月，是草原的岁月，是牦牛的岁月，也是祖辈们的岁月，我的岁月。岁月这东西呀，是最柔韧的，它就那么自顾自地流呀流呀，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流到人的身体里头去了，流到血液里头去了。所以，在父亲们的遗传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岁月。

送儿子上大学的前一天夜里，我看着他入睡，我就是这样地看到了他的祖父和我的祖父，他们飞扬过的神情，作为流逝，也可以说作为生长，呈现在了儿子的嘴角。此刻，天边的云朵很大，被染上最好看的颜色。我认识的一个女作家曾经在这样的时刻作了两句诗：“我想用我全部的积蓄，换来一朵小小的香格里拉的云，悬挂在我的屋脊。”

迪庆藏族古老民歌中唱道：

大地长在哪里？

大地长在立比神臂上；

天上星星是牦牛眼睛，

牦牛的皮做成土地。

每当听到这支古老的唱了几千年的歌，我的心情就会温暖起来，因为我的身上流淌着牦牛部落的血。而流淌在我脚下的这条江，被唤做金沙江，在藏语里就是牦牛河，牦牛河边住的是牦牛部落。

大江大峡大山之间有一块被称作建塘的地方，这里有一宽阔坝子，这个坝子四周群峰林立，峰外众水环绕，水在峡中咆哮，对外往来极其不便，极似希尔顿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描写的香格里拉。



建塘古城

这里时常能享受到孟加拉湾暖湿气流的光顾而带来的降水和湿润天气。牧草丰美，森林茂密，青稞长势良好，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的互相促使使这里的人们对生活



充满了希望。老人常讲这个故事：藏族人活着就要努力去朝拜尽多的神山圣地，这天有三个朝佛客来到建塘，他们分别是西藏人、青海人和四川人。他们按朝香客规矩乞讨得到一个银币，之后去一个铺子购买青稞炒面，递去银币，卖主给了他们三口袋糌粑，说还有一小袋可装。三个香客惊诧不已，但当他们终于知道确实能买到这么多时，齐声赞美道，真是一块如意宝地（藏语读作“诺布萨洽”）啊！

随着佛教的传入，这里的藏民又将自己的家乡当作佛教理想王国中的香巴拉，因这里曾出过许多高僧大德，平常百姓也人性慈和，是世界彼岸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迪庆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今名太阳城的地方是这个广阔草原上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

藏族都认为人类最早的理想王国是俄曼诺仁，那里有虎豹守护，滋养家乡的奶子河就叫俄曼曲，河畔有虎山和豹山雄踞。每当我想到家乡的种种妙处，我就想唱上面那支歌。

我的家乡藏语名叫建塘，明代以后汉语名叫“中甸”，2001年更名为香格里拉。

要讲家乡的好，我们不得不将视线集中在这里的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日月古城上，因为它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它诉说着历史，是灵魂的皈依福祉，也是人们赖以享受生活的天堂，它的荣辱、它的一举手一投足是那样地牵连着当地人们的筋骨和心脉。

它的历史是久远的，用考古学家的解说叙述，是这样的：在 2000 年前的建塘，每天清晨的炊烟浓浓地升起，又渐见稀，这是吃过早茶后开始忙碌的场面，有人喂猪，有人将羊和牛吆向牧场，而那些收种青稞的人则拿起农具，体格粗壮的犏牛也已被牵出院外。由于研磨好的青稞面已吃完，于是必须留下一人在家中制作青稞面。由于盛水的土罐被打破，还需要由 58 岁的二爷准备去烧制土陶罐。

领着妇女去做农活的女主人分配着任务，她出生于当地最古老、最有威望的、由妇女做首领时曾当过部落女酋长的家族。她身材颀长，体格健壮，穿着一件羊皮袍，姣好的脸黑里透红，昨夜赭面的残妆犹存，戴着青铜耳环，胸前挂着用马鹿角磨成的骨饰。

部落首领建塘杰布则拿出他全套加工缝制皮袍的工具，有骨针、石铤、青铜小佩刀。他先用锋利的刀